落笔乡土存本真

——浅谈张润坤乡土散文

●常耀宗

相较于一般的乡土散文，张润坤的创作显得厚重扎实、寄寓深远，已然把他的乡土经验提炼为一个值得思索的文学命题。

近期，读到张润坤发来的二十八篇散文，这些作品全都以故乡张庄为写作背景。在他的笔下，世态人情、草木风物的背后，蕴含的不只是人事与物象，还有整个张庄的悲欢记忆、生存状态和岁月变迁。

循四时流转 记故土生机

乡土万物有记忆，草木风雨皆人生。《故乡的雨夜》借故乡雨夜，铺展乡人与庄稼、牲畜一起承受天地风雨的生存面貌，显露出乡土厚重舒缓的生命状态。《放牧余生》追忆作者年少放牛往事，遐想自己化作云朵重返故土，把个体生命体验、精神归宿和故土自然相融，寄寓着挣脱世俗奔波、渴望灵魂回归乡土的生命理想。《不必听风就动容》则以白杨自喻，彰显纵然世事起伏变化，自己仍坚守本心、从容立身的姿态。《张庄的春天》以草木不急不躁、蓄力生长的生存状态，隐喻张庄人世代相传的生命韧性。《雪把身后的脚淹没》讲述风雪迷途时乡邻善意相助的故事，为这片乡土留住了绵长的暖意。

张润坤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描绘草木风雪、四时风物，把对生命尊严的思考与醇厚浓郁的乡土意趣融入字里行间，建构起富有烟火气息的精神家园。文中的景是抒情的载体，是承载过往记忆、寄托内心情感的媒介。在情景交融中，我们得以回望故乡，品味故土蕴藏的诗意，感受人与故土相融共生的和谐状态，从中体悟乡土人情独有的厚重与温度。

观众生百态 察乡村人情

张润坤的散文，始终聚焦乡村最普通的小人物，不美化，不编造，如实记录乡土普通人的真实命运。

《拴林》一文记叙了宽厚善良的拴林两次从井中救下作者，可自己最终孤独离世，只有一柜子莜麦陪伴着他。按照常规叙事，在写完拴林两次救人的事件后，我们往往会接着写如何报恩，但本文却没有如此行文。究其原因，并非作者忘恩，而是他根据文章主题的需要，打破了传统文学“善有善报”的圆满套路。很多时候，铭记比现实中的回报更有重量，那留存在文字里的回望与感念，或许就是对这份善意的最好安放。作者直面这一现实中难以弥补的缺憾，饱含着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悲悯，道出恩情为际遇所隔、无从现世报答的人间苍茫，凸显了人情在命运面前的脆弱，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深层旨归。

不只如此，张润坤也写了乡村画匠桥三，一生为村人画棺材，替别人送别生命。等到年老，他用指甲、刀尖在自己的棺木上刻满毕生的梦想，自我成全，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写鼓匠来旺，靠一把唢呐送走无数逝者。可随着新式歌舞班子的兴起，传统鼓匠渐渐失去了市场，老手艺陷入后继无人的窘境。

即便是描写乡土景物，张润坤也善于由景及情，在文字中完成对人生与生命的探寻和凝望。譬如《泥途》，叙写了新媳妇绣花鞋上的莲花纹被泥浆糊掉的窘迫、杜六身陷淤泥落下腿疾却不甘屈服的经历，还有青骡坠入泥坑奋力挣脱困境的故事。文章借泥泞的村路喻指人生磨难，道出面对坎坷困境时，人应保有向上挣扎的力量，在泥泞磨难中奋然向前。而《张庄的风》则以张庄的风沙为线索，描写鸡、狗、麻雀与乡人冯老汉在恶劣环境下依旧繁衍不绝的生存状态。由此歌颂小生命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力量，点明纵使生命卑微，依然拥有尊严的主旨，这也折射出乡村环境中质朴真实的生存图景。

无论是平民百姓朴素真实的生命境遇，还是乡土风物厚重深沉的情感内涵，都被张润坤纳入他的视野。虽落笔于少数个体的人生际遇，却由此揭示出乡间平民集体的生存处境。这些叙事兼具纪实的客观严谨与散文的抒情哲思，让现实生活的粗粝质感与文学书写的细腻笔触形成了鲜明对照，极具艺术感染力。

采民俗风情 存乡土档案

张润坤散文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记录并留存正在消逝的乡村民俗与时代记忆。他笔下的乡村民俗看似寻常琐碎，却包罗万象。

《鼓匠》一文，以鼓匠来旺的生存技艺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孝子跪拜、亲友站位、出殡规制、丧礼安排等一整套乡村丧葬习俗。文章立足乡土社会，借手艺人的现实境遇，让我们窥见了这套民间礼俗的兴衰变迁，赋予文本以深层的思想内涵，足见作者由此及彼、借象发挥的高明笔法。同时，把个体手艺人置于乡土丧葬的大环境，拓宽了文章的主题格局，令读者对生死文化生出怅惘与反思。再如《画匠》《阴阳先生》等文章，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故乡的小暑节令、迎喜神等习俗礼仪以及“藏埋埋”这类孩童游戏，也被作者逐一记录，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温馨亲切的地方风情画卷。

总的来看，这些散文既是对乡村生活现实的真实记述，也诠释了乡土文学滋养心灵的独特意义。可以说，张润坤以张庄为乡愁载体，体现出中国人共有的乡土情怀，完成了文化层面上的回望，反映出作者眷恋原乡、守护乡土根脉的写作追求，启发读者重新认识乡土文化价值，找寻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

看向森林的眼睛滋养每个生命

●冷玉斌

“合上本子，关掉相机，闭上眼睛，我寻找着山的呼吸，穿过动物的足迹，穿过地衣和苔藓，穿过土壤和岩石，在最深处，和万物脉搏相连。”读完儿童文学作家常笑予新作《森林的眼睛》，我羡慕她能够以研修生身份扎进四川岷山腹地保护区，踩进落叶松软的山路，听溪水流过石头，看羚牛撞翻柠檬，和藏酋猴斗智斗勇。风从书页里吹进山林生活，历历在目，而读者如我，也成了山林的临时住客，穿过一篇篇记录，与她一起经历几个月的保护区生活，意犹未尽。

书名“森林的眼睛”有着深长意味，一个是指“看见森林”的眼睛，即作者怀着一颗好奇与发现的心，不断观察、感受，“把这些第一视角的感受和思考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字”。唯其如此，书中记下的发现太多也太有趣。

比如一开篇，她没有铺陈风景，先抛出一则《保护区规则怪谈》：“天黑以后，不要离开建筑”“遇到四脚生物要采取适宜的方式逃，不要迟疑”“如果你听见狗叫，那不是狗”……乍看像悬疑故事的谜面，实则是保护站新人的“生存指南”。她不是来看风景的，而是来做自然保护的，给人类的生存指南，其实也是给动物的保护指南。从到达的第一天，作者就有了觉悟，“我真的到了动物的老家了”，她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亲身印证：人类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要遵守山林规则，敬畏每个野生生命。作者的这份温柔从始至终像一条笃定的边界，隔开了好奇与冒犯，让全书多了一份诚恳的底色。

在作者眼里，山林里的动物像一群性格迥异的老邻居。深夜造访的羚牛家族是莽撞的不速之客，领头的“大背头”带着羚牛宝宝舔食墙根的硝盐。到了秋天，还是它们，踩坏后院的菜地，撞落了大家一直舍不得摘下的香水柠檬。可是，又怎么生得了气呢？柠檬切了片泡了水，“在我们的唇齿间打着转，说出来吞下去都是幸福”，这幸福里，必定也有羚牛一家的身影。

这眼睛，也指所有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它们都是“森林的眼睛”，看着闯入这片山林的每个人，也看着这片土地的变迁，它们是这片山林的原住民。作者把这些山林主人的日常写进文字，也是借着它们的眼睛看见人与自然该有的相处模样。

书读完了，合上再想，书里还有什么“森林的眼睛”？是架在林间的红外相机，默默记录着生灵的踪迹；是巡护员日复一日望向山林的目光，藏着坚守与热爱；也是我们翻开这本书时，慢慢睁开的，看向自然的眼睛。

比起作者此前现实主义味道较浓的童话，《森林的眼睛》轻盈、浪漫很多。如果有人问我，孩子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会说——

首先，它让孩子看见真实的自然。那是一个有可爱、有残酷、有惊喜、有离别，鲜活又完整的生态系统。孩子会明白，野生动物不是宠物，山林不是游乐园，尊重和敬畏，才是和自然相处的方式。其次，它培养着孩子的观察力和共情力。跟着作者的笔触，孩子会注意到不同动物的脚印形状，会读懂藏酋猴眼神里的狡黠，会为离去难过，也会为新生命的出现欣喜。在看见万物的过程里，慢慢共情，对生命敬畏。

更不用说文字本身的滋养。干净、鲜活、满是画面感的句子，就是好的写作素材，孩子读了自然懂得如何用文字捕捉生活里的美。书里没有刻意教孩子们怎么保护自然，只是把山林的美铺展在他们眼前，孩子真的看见了、感动了，尊重与保护的种子会在心里悄然生根。说到“保护”，孩子们在书中还能看到保护动物的“人”，书里记录了站长还有伙伴们的日常，作者写了一群热爱山林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耐心给这片森林撑着一把伞。比起宏大叙事，落在实地的温柔更有打动人的力量：自然保护是清理一次淤泥、修补一道篱笆、提醒一次“不要投喂”，是无数平凡人把一件小事做了十年、二十年。这份对工作的热爱，对喜欢的事情的执着，也是对孩子们好的引领与影响吧？

写到这里，我记起前阵子读到常笑予的一篇随笔《在心中建一个宇宙》，从童年阳台上的蚂蚁，到保护区的萤火虫，有了岷山深处一行，她内心的宇宙想必更加辽阔，更加高远了，《森林的眼睛》里，她写道：

美妙不在于一只鸟和一颗星，要把眼光和心发散到无限大，大到能容下整片山坡，整个宇宙……

从前她用想象力搭建幻想的世界，现在她用脚步丈量真实的山林，但有一些事情始终没变：保持着对万物的好奇与温柔。以平等的目光看待每一个生命，用爱和观察，看见森林深处的万千生机，在心里装下更广阔的天地。

——这，当然是最好的看向森林的眼睛，而当有了这双眼睛，最终被滋养的，其实是每个人自己的生命。

（来源：《中华读书报》）

在童话的废墟上，重建爱的巴别塔

●紫君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1981年出生于瑞典赫尔辛堡，以撰写博客和专栏起家。《外婆的道歉信》是巴克曼的第二本小说，在这本关于爱、原谅和守护的小说里，他展现出对日常生活的惊人洞察。

七岁的爱莎失去了她唯一的朋友——那个会埋伏在雪堆里吓唬邻居、半夜带她翻进动物园的疯狂外婆。然而，外婆留下一项艰巨的任务：将道歉信送给她的邻居们。这一趟送信之旅，成为爱莎穿越悲伤、理解成人世界复杂性的成长仪式。

外婆的疯狂是精心设计的抵抗。她不遵守社会规范，用彩弹枪射击推销员，在医院里打起枕头大战——这些荒诞行径实则是对庸常生活的温柔反抗。更重要的是，外婆为爱莎构建了一个“不眠大陆”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爱莎可以做骑士，可以与众不同，可以不用在学校里假装正常。外婆深知，这个世界对与众不同的人往往并不友善，因此她用一个虚构王国为外孙女搭建起精神堡垒。这种守护不是溺爱，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远见：她在生命的倒计时中，为爱莎预演了失去与告别的剧本。

然而，外婆的去世将爱莎抛入一个没有童话的世界。在现实里，邻居们不再是故事中清晰的“怪物”或“烦人精”，而是带着各自创伤的复杂个体。总是洗手的“怪物”其实是战争难民；管东管西的“烦人精”曾经失去过自己的孩子；爱吃糖果的大狗承载着一段破碎的友情。外婆的道歉信如同一把把钥匙，逐一打开这些沉默的房间。爱莎在送信过程中发现，每个人都活在某种“废墟”之中——战争、丧亲、孤独、愧疚。而外婆的道歉，是在为这些废墟上的生命做最后的见证与缝合。

最令人动容的，是爱莎发现外婆自己也并非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她曾犯错，曾离开自己的孩子，曾用童话掩盖真相。外婆的道歉信，本质上是对“完美守护者”神话的祛魅。她承认自己有限，承认她无法永远在场，承认她需要邻居们在她离开后继续守护爱莎。这种坦诚非但没有削弱外婆的形象，反而让她的爱变得更加真实可触。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无所不能，而是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后，仍然选择为他人的生命留下温暖的痕迹。

巴克曼没有将这个故事写成简单的治愈童话。爱莎最终也没有被“治愈”，她依然会愤怒、会悲伤、会想念外婆。但通过送信，她学会了将外婆的童话移植到现实土壤中——她看到邻居们各自的不完美，也看到了他们身上残留的童话碎片。那座用公寓楼和邻里关系重建的“巴别塔”，不再是通往天堂的幻想，而是人与人之间勉强却真诚的联结。

在当代儿童文学中，巴克曼处理了一个常被回避的命题：我们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与丧失？他没有用“去了很远的地方”之类的含糊安慰，而是让爱莎直面外婆的缺席，直面成人的脆弱。这种坦诚反而赋予孩子力量——爱莎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守护的七岁小孩，她成了外婆意志的继承者，成为那些受过创伤的邻居之间的纽带。

读完《外婆的道歉信》，我们会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疯狂”的长辈——他们或许不按常理出牌，或许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却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撑起过一片天空。巴克曼用这个笑中带泪的故事告诉我们：超级英雄终会失去超能力，但她们留下的童话不会消失。那些关于要大笑、要做梦、要与众不同的叮咛，会像种子一样埋在爱莎们心里，在未来的某天，长成另一座庇护他人的城堡。这或许就是爱的巴别塔——它从不完美，但足够坚固，能在废墟上重建，能在失去后继续。

推阅书单



▶《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徵》

▶赵帅淇 著

▶中华书局

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的魏徵，自古以来被视为忠臣、谏臣的典范与楷模，在后世的传颂中，逐渐被标签化，其个人形象却变得模糊了。本书力图重绘魏徵的生命史，通过钩沉魏徵从“谋士”“罪人”到“谏臣”的华丽转身，揭示其“忠骞”与“妩媚”的双重形象，重审他与唐太宗的关系，也写及魏徵参与修史、在秘书省整理藏书编撰书志等作为，从而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生动、有血有肉的魏徵形象。此外，书中对玄武门之变的新解亦特别值得读者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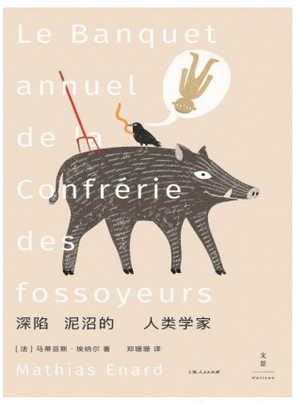


▶《人杰：流亡与离异中的李清照》

▶庄秋水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佳句至今流传不衰，说明她的作品有着超越时代的影响力，关于其人其作的著述亦层出不穷，但其中颇多片面、刻板成分，作家庄秋水的这本新作依据李清照的诗词、文章、书信、题跋等资料，将笔触投射到她的中、晚年，力求走近彼时时世动荡下，个人生活遭遇变故的李清照所处的困境，还原此间她的精神世界、创作思想的变化。作者在叙述中将李清照的命运起伏置于时代背景之下，并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女性的处境有清晰的反映，对当时的文化氛围与社会风貌亦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

▶（法）马蒂亚斯·埃纳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难以复述故事走向与定义文本风格的作品，历史、人类学、哲学、文学等元素在书中和平共处，亦庄亦谐的小说语言让作者的严肃主题借由轻松幽默的表达潜移默化着读者的内心。“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不断轮回的灵魂拼贴出一部无名者的史诗”，或许，书封面上这句话能够相对贴切地传递出作者的用心所在。

据《中华读书报》